



夷堅丁志卷第五十三事

三士問相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弼翁棗黃崇三人偕入京師游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扣焉曰李君卽成名官至外郎翁君須後一舉官亦相次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旣而弼棗如其言崇蹉跎恰九歲方復獲解入京相者猶在見崇來大呼曰何爲至此崇話疇昔事且言李翁二君已登科

丁志五

一

相者曰往來如織安能記省姑以君今日論之法當得陞朝官以上柰何作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已重宜速歸非久當死不必赴省試也又問幾子曰三人曰行亦絕矣崇不樂而退果下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天妻改嫁其嗣遂絕初崇母旣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就蓐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或與人乎不然姑養育待其長使出家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生



行款悉
依宋本

之兄歸須有以處妾遂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卽
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嬰兒出時當秋
半閩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廷內以驗
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投淚
而已蓋黃氏貴業微豐崇畏兒長大必謀分析
故亡狀如此宜其隕身絕祀也李弼仕至朝奉
郎宗子博士翁棗至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可
謂造妙矣

興化陳子輝紹興戊午待南雄通判闕居鄉里

丁志五

二

當夏夜家人聚飲其妻顧長女使理樂樂聲失
節怒而叱去之女不復出酒罷問所在得於後
堂空室中對燈把針癡不省事挾與還卧床則
已死氣雖絕而心微溫醫巫拯療不効凡奄奄
百二十日聞泉州有道士善持法招之而至先
以法印印遍體乃召其竈云爲漳州大廟所錄
後兩夕忽呻吟作聲至旦屈右足呼痛視之一

指破流血正晝稍能開目又明日始言外翁

我去女外家在漳州元未嘗識而說其舍宇不
少差且云外翁嫁我與大王作小妻受聘財金
釵兩雙臂纏一雙銀十笏錢千貫采帛不勝計
豬羊各二十口酒數十缸我入王宮大王極相
憐每日食飲必三人共坐又令訓諸小婢音樂
留甚久外報家人來欲取我我未欲歸王亦使
逐去比兩日間又報或持官文書督取甚峻王
發怒遣兵扞拒之使者將舉火焚宮通我身皆
火焰王欲相近不復得羣吏曳我以出王索轎

丁志五

三

送我轎卒恐懼奔竄不得已獨行山路險确礮
股俱疲過嶺下小石損我足仆地移時至今猶
痛不堪忍自是神采如舊但每至陰雨則小腹
必痛後以嫁迪功郎郭某辛酉歲成昏於南雄
州

四眼狗

建陽黃德琬買一犬純黑而眉下兩點白如眼
然因呼爲四眼居三歲田僕陳六來告曰宅主
眾犬屢齧殺羊驗之而信家凡六犬命悉擊殺

之勿令遺類以相教習五大死獨四眼佚去過兩夕來夢於黃妻云官欲盡殺犬我實無罪平生不咬羊只在後門夜守賊願免一死妻言之於黃明日再究詰果不與同類混跡心欲貸之已復歸矣自是真宿後墻下又七年尙存

師逸來生債

建陽醫僧師逸好負債嘗從縣吏劉和借錢十千累取不肯償劉憤曰放爾來生債自是絕口不言後五歲逸死又二歲劉之母夢其來如平

丁志五

四

常俯而言曰昔欠錄公錢十貫今日謹奉還遂去母覺而告劉此何祥也拂旦田僕來報昨夕三更白牯生犢

張一償債

建陽鄉民張一貸熊四郎錢兩千子本倍之經年不肯償熊督索倦矣好與言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稍以與之竟負元數八百熊亦不復取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錢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留與坐啜茶乃去

覺而與妻說方竟一僕扣門曰牛生犢甚大急欲酒作福熊喜甚僅再旬犢不疾輒死鄰屠來就買熊需兩千屠笑曰是有何所直剝而盡貨豈不及此數但有鬻牛之名當先以酒及楮羹啖里正又以餉四鄰乃取其贏今唯有八百錢幸見付否則已耳解腰間囊擲于地正張生夢中所償處儼然小錢也熊方悟前事亟與之

吳輝妻妾

紹興甲子五月江浙閩所在大水崇安縣黃亭

丁志五

五

鎮人百餘家盡走登扣冰庵以避之門廊堂殿皆滿建陽人吳輝娶黃亭藍氏端午日妻歸甯正值水禍同一妾從父母棲于庵之鍾樓睡覺聞雞鳴則身乃在山上松林中莫知所以能至迨旦觀之蓋庵後山也妾亦在旁父母與家人皆不見凡來庵中千口其得生者十之一悉若虛空中有人送出者庵屋盡爲水蕩去地面亦無復存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知建康府王伸道口遣
駛卒往茅山元符宮限回程甚速還次中塗值
夜寒甚望山腳下園屋內熱火亟就之至則村
民七八輩圍守一尸云是人自縊於此室吾曹
乃里正及鄰保懼爲蟲鼠所壞故其守以須旬
容尉之來眾或坐或睡駛卒不敢久留獨出行
月色朦朧方前趨而屋內人有相踵者與之語
亦相應荅可二里許正逢一缺溝駛躍而過後
者不能越墜於溝中其聲董然駛回步扶掖則
死矣奔詣道旁舍扣戶告主人曰我欲還府有
山下守尸者相從失足溝中似不可救幸爲語
諸人使視之舍翁燭火以往正見數輩驚遽馳
走言失卻死尸聞其報隨以前果得之復昇還
室舉置繩纒中明日尉熊若訥始至蓋強鬼附
尸欲爲厲駛卒亦危哉

荆山莊舊

秦氏當國時金陵田業甚富曰永甯莊者保義
郎劉穩主之曰荆山莊者陳某主之紹興壬申

劉因事過陳舍留宿晚如廁見羣豬環瓮飲米泔瓮爲豬所摩微露黃色扣之則銅也還訪於陳曰頃以瓦甕或木槽飼豕屢爲所壞前歲耕夫獲此於土中吾以米五斗得之質性堅重庶其可久劉曰我欲買往句容改鑄器玩可乎陳曰細事耳劉償絹兩匹命僕持歸磨治瑩絜光采粲然是歲齋租入詣秦府試以獻相君相君視之乃真金也蓋漢時生金所製重二十四斤卽奏諸御府而厚以錢帛犒劉生

員家犬

員琦爲建康軍統領官日部有四人善盜晝解人衣夜探雞犬無虛日琦諭隊將戒之貸其前過曰後勿復犯琦家養狗黑身而白足名爲銀蹄隨呼拜跪甚可愛忽失之揭榜募贖凡兩日餘老兵來報四偷方殺狗享食亟遣驗視狗已熟皮毛儼然琦命虞候泣埋又以灰印印地面使不可竊取窮究曲折果四人同謀二人用索鈎脊之於東門外城下琦呼責將官猶以已微

物使勿深治將官取同謀者杖背五十正盜者鞭滿百旬日內受鞭者皆死一夕琦門內聞狗爬聲絕似銀蹄家人皆笑曰豈狗鬼乎呼之卽應及啟門搖尾而入銜人衣且拜且躍悅樂不勝名狀明日驗瘞處印如初土亦不陷但穴中空空又疑向所殺者爲他人家畜復具載形色遍榜外間許人識認亦無尋訪者始知其寃業所召云銀蹄再活十年方死

威懷廟神

志五

八

建陽縣二十里間蓋竹村有威懷廟以靈應著陳秀公升之少年時家苦貧朋友勉以應鄉舉

公雖行而心不樂過廟入謁祝盃筴曰某家貧今非費數千不可動亦無所從出敢以決於靈侯舉三投之皆陰也意愈不樂同塗者強挽以前旣入城夢人白言蓋竹威惠侯來相見出延之具賓主禮神起謝曰公惠顧時吾適赴庵山宴集夫人不契勘誤發三陰筴公此舉卽登科官至宰相矣公驚寤他日齋戒密往禱連得吉

卜如所占果拔鄉薦明年登甲科爲熙甯相

靈泉鬼魅

王田功撫幹建陽人居縣境之靈泉寺寺前有田田中有墩墩上巨木十餘株徑皆數尺藤蘿繞絡居民目爲鬼魅幽陰肅然亦有歲時享祀者王將伐爲薪呼田僕操斧皆不敢往王怒欲撻之不得已而行纔施數斧木中血流僕懼乃止還白焉王撻其爲首者二人曰只是老樹皮汁出安得血羣僕知不可免其買紙錢焚之被髮斫樹每下一斧卽呼曰王撫幹使我斫竟空其林得薪三千束時紹興十三年也經月王疽發於背自言見祟物旣死祟猶不去眾爲別栽木其處以謝之今蔚然成林祟始息

魚病豆瘡

溧水尉黃德琬巡警至高涪鎮見漁人檣舟十數泊岸旁不施罔罟貌有愁色問其故對曰今歲黃頰魚遭疫皆患豆瘡數日以來無一魚可捕黃命取驗之舉罔得數枚熟眎果病瘡正與

人所苦無異或遍身或頭尾口眼閒云踰旬方平復然居人畏有毒不敢食也

石曰湖螭龍

溧水縣石曰圍陽湖中淺處有官圩亘八十四里爲田千頃名曰永豐圩政和以來歷賜蔡韓秦三將相家紹興二十三年四月爲江水所壞朝廷下江東發四郡民三萬修築時秦氏當國州縣用命督工甚整次年四月十二日正晝忽有巨物浮宣江而下蹙浪蔽川昂首游其閒如

蛟螭之類而戴角村民老弱夾岸呼譟爭携罔罟籃畚循水旁捕魚邑尉黃德琬適董役見之問其人皆云螭龍也或一年或二年或三五年必一出其體涎沫甘腥故羣魚逐而啖食但掠岸時漁人所獲無百斤以下者是日此物穿丹陽湖而去至歲暮石曰湖水合舟楫不通月望夜又一螭自湖中徙丹陽聲如震霆堅冰裂開一丈二尺餘鼓浪亦高冰破處經兩日不合乃知圩隄決潰蓋是獸所爲也

建炎末建賊范汝爲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士人
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蹶益甚
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
謝嚮同招安羣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曰必報
陳才輔乃可出詹爲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選
三十輩監守人與錢一千戒之甚至曰失去則
皆斬欲明日邀使者及諸酋高會而甘心焉監
者以巨索縛陳腳倒垂梁閒大竹篋攀其手劍

戟成林相近尺許雷一刀甚利至二更眾皆醉
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爲國爲民老母在堂
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
自近前爲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果自前
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篋兩手旣釋稍扳
援割截繫縛盡斷遂握刀趨門一人睡中問誰
開門應曰我其人不知爲陳也曰不要失卻賊
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
巷約一里聞彼處喧呼曰走了賊陳益窘顧路

旁坎下篁竹蒙翳急藏其間而于炬齊發搜尋殆遍坎中亦下槍刃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歸建陽或向劍浦宜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所持刀得錢買飯直趨泉州就其姊壻黃秀才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亟自碎鼻以血汙身佯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柰何便至此扛置邸中真以爲困悴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曩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買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畔陳乘間携棍棒揮擊卽死南走漳州竟得脫明年韓蘄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張琴童

張永年居京師時值暮冬大雪家人宴賞遣小蒼頭曰琴童者持糖蟹海錯餉三里間親戚家小兒輕捷不憚勞雪中往復三四反雙足受凍

色紫黑其母居門首見而念之呼入與湯使淋
洗凍已極不知痛少頃八指悉墮盆中母視之
皮內血皆成冰爲湯所沃故相激而斷

此卷皆黃德琬

夷堅丁志卷第五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和州毛人

宣和中和州一老婦人攜兩男大者二十六歲小者二十歲云在孕皆二十四月乃生遍體長黑毛有光采眼睛如點漆白處如碧雲脣朱如丹皆善相術嘗召赴京師嬰金帛遣歸州通判黃達如邀問相大者曰可至大夫與州生六子其半得官黃呼長子出見問有官否搖其首問壽幾何曰將錢來數至四十四錢顧其弟曰是

丁志六

麼弟曰是卽與之又相長女問有封邑否不對問壽得五十三錢相次女得二十七錢凡閱數人率如是而已初無多言是後二十餘年黃仕歷御史郎官至朝請大夫知徽州而卒六子三入官長子長女享年如所得錢之數次女以紹興甲子歲從其夫祝生赴衡山尉溺死於江恰二十七歲

王文卿相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間不但以道術

顯其相人亦妙入神蔡京嘗延至家使子孫盡
出見王皆唯唯而已獨呼一小兒謂曰異日能
興崇道教者必爾也京最愛幼子再詢之王拊
所呼兒背曰俟此兒橫金著紫當賴其力可復
官京大不樂小兒者陳桷元承也母馮氏蔡之
甥故因以出入蔡府紹興間諸蔡廢絕陳佐韓
蘄王幕府主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歲在辛酉蔡
京子孫見存者特敘官向所謂幼子者適來池
陽料理陳爲之保奏陳行天心法食素眞一黃

丁志六

冠耳

奢侈報

紹興二十三年鎮江一酒官愚騃成性無日不
會客飲食極於精腆同官家雖盛具招延亦不
下箸必取諸其家夸多鬪靡務以豪侈勝人嘗
令匠者造十卓嫌漆色小不佳持斧擊碎更造
焉啖羊肉唯嚼汁悉吐其滓他皆類此統領官
員琦從軍於彼每苦口諫之反遭訕辱後八年
琦從太尉劉錡信叔來臨安謁貴人於漾沙坑

琦坐茶肆向來洒官者直入相揖裹碎補烏巾著破布裘裘半爲泥所汚跣足行形容不可辨久乃憶之問其故泣而對曰頃從京口任滿到都下求官累歲無成孥累猥眾素不解生理囊橐爲之一空告命亦典質妻子衣不蔽體每日求丐得百錢僅能茶粥度日琦曰何至沾汙如是曰得錢糴米而無菜資但就食店拾所弃敗葉又無以盛貯惟納諸袖中所以至是琦惻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折磨何所追悔琦

邀至所寓餉以羊酒又與錢數十千使贖告身後不復見又有郭信者京師人父爲內諸司官獨此一子愛之甚篤遣從臨安蔡元忠先生學信自儆一齋好絜其衣服左顧右眄小不整卽呼匠治之以練羅吳綾爲鞋襪微汙便弃去浣濯者不復着黃德琬以紹興己卯赴調適與之鄰每勸之曰君後生未知世務錢財不易得君家雖富亦不宜枉費日復一日後來恐不易相繼耳信殊不謂然隆興甲申冬黃再入都因訪

親戚陳晟見信在焉爲晟教幼子衣冠藍縷身
寒欲顛月得千錢自言父已死尙有田三百畝
家資數千緡盡爲後母所擅一夕徑去不知所
往素不識田疇所在無由尋索也黃與數百錢
捧謝而退

陳元輿

陳元輿

軒

侍郎建陽人元名某未第前夢經兩

高門各有金書額若寺觀然一日左丞陳軒一
曰右丞黃履旣覺卽改名以嘉祐八年第二人

丁志六

四

登科履眞至右丞而陳但龍圖閣直學士暮年
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
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年守杭州日寄居達官盛
怒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而此兵年餘七十法
不應杖吾旣聽贖而達官折簡來相誚不獲已
復呼入其家人羅拜泣請曰若杖必死吾不聽
亟命行決果死於杖下輿尸而出至今二十年
吾未嘗不追以自咎也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
其不登大位汝等宜戒之方陳夢時左右丞乃

寄祿官其後始以爲執政蓋幽冥中已知之矣
高氏飢蟲

從政郎陳樸建陽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飢疾
每作時如蟲齧心卽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
四年畜一貓甚大極愛之常置于旁猫嬌呼則
取魚肉和飯以飼建炎三年夏夜露坐納涼猫
適叫命取鹿脯自嚼而啖猫至于再覺一物上
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于地喚燭照
其物凝然頭尖匾類塌沙魚身如鰕殼長八寸
漸大侷兩指其中盈實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
八子胎生蠕蠕若小鰕人皆莫能識爲何物蓋
聞脯香而出也高氏疾卽愈

翁吉師

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事神著驗村民趨向籍
籍紹興辛巳九月旦正爲人祈禱忽作神言曰
吾當遠出無得輒與人間事治病翁家狠訴曰
累世持神力爲生香火敬事不敢怠不知何以
見捨再三致叩乃云番賊南來上天遍命天下

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曰幾時可歸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自是影響絕息嘗有富室病力邀翁嚴絜祭禱擲珙百通訖不下至十二月旦復附語曰已殺卻番王諸路神祇盡放遣矣卽日靈響如初

陳墓杉木

建陽民陳普祖墓傍杉一株甚大紹興壬申歲陳族十二房共以鬻於里人王一評價十三千約次日祠墓伐木是夜普夢白須翁數人云主

此木三百八十年當與黃察院作椁安得便伐普曰誰爲黃察院曰招賢里黃知府也普曰渠今居信州豈必來此翁曰汝若不信必生官災况我輩守護歷載雖欲賣必不成普覺而語其妻妻曰只爲此樹常遭孫姪怒罵切勿妄言明日王一攜錢酒及鷺鳴來祀冢罷與眾聚飲於普家飲畢人分錢千有八十尙餘四十錢普取之曰當以償我薪直一姪素兇佞奪而撒于地普怒歐之至折其足王一猶未去懼必興訟不

復買木但從諸人索錢四人不肯還又相歐遂詣邑列訴初諸陳各有田三二十畝因是蕩焉或竄徙它縣後五年黃察院卒於信州其子德琬買椁未得訪求於故里有以陳杉來言云願鬻已久因校四十錢數房蕩析恐不能遽合爾試遣營之則三日之前在外者適還是時已成十六家各與千錢皆喜而來就竟仆以爲椁普方話昔年夢琬細視木理恰三百八十餘暈云察院名達如

永甯莊牛

秦氏建康永甯莊有牧童桀橫常驕巨牛縱食人禾麥民泣請不悛但時舉手扣額訴于天地紹興二十四年三月中正食麥苗風雨雷電摠至牛及童俱震死同牧兒望見空中七八長人通身著青布衣於烈焰中提童去又一人挈牛升虛鑿其腦後一竅闊寸許舌出一尺火燎其毛無遺監莊劉穩命舁牛奔諸江民竊攬取剝食之劉詣尉訴尉諭勸之乃止

犬齧綠袍人

崇安人彭盈納粟得將仕郎既受命詣妻家致謝其家養七八犬甚大且惡居深山間素無官人登門彭服綠袍拜妻母未竟羣犬不吠同時而出一犬先齧幞頭眾犬環搏之面皮耳鼻皆破滾轉于地家人驚迫以巨棒痛擊方退彭已困卧血中惛不能知人兩日而死犬吠所怪蓋真有之鍾士顯侍郎只一子蔭補入官往妻族講禮斃於犬其事正同

丁志六

八

葉德孚

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拊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爲汝婦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爲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錠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弃我我雖死必懇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理

日富紹興八年假手獲鄉薦結昏宗室得將仕郎明年參選以七月二日謁蜀人韓慥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詢前程俟過二十日立秋別相訪當細爲君說葉大怒幾欲箠辱之同坐黃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卽嘔血始以爲憂同行鄉僧來貨茶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命但過不得立秋此日不死吾不談命僧歸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歸鄉勿陵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韓之術一何神哉

茅山道人

丙志所紀秦昌齡咎證事不甚詳的今得其始末復載於此紹興癸酉三月秦同其姪焯詣茅山觀鶴會邀溧水尉黃德琬訪劉蓑衣於黑虎洞林間席地飲酒遣小史呼能唱詞道人俄二十輩來迨夜步月行歌至清真觀路口道堂眾

坐諸人各呈其伎忽空中如人歌四句黃尉能
記其二云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秦
正四十三歲矣大不樂歷扣二十人此誰所言
皆曰元未嘗發口乃罷酒而還九月果卒前一
年達真黃元道謂秦曰君有冤對切忌四三秦
猥求解釋之術時幼兒弄磁瓢爲戲黃取其一
呵祝以授秦秦接之手內如火不覺撲于地黃
復拾取歎息曰了不得回顧醫者湯三益曰君
宜藏此物遇有急則傾倒之得青丸則不可服
紅丸則可服後三年湯病傷寒甚篤試傾其瓢
得紅藥一顆服之卽瘳至今猶在

泉州楊客

泉州楊客爲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每遭風
濤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
設水陸爲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紀
錄紹興十年泊海洋夢諸神來責償楊曰今方
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賽答不敢負神曰汝
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

還湯甚恐以七月某日至錢塘江下幸無事不
勝喜悉輦物貨置抱劍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
椽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楊自述前夢且曰度
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酬神願餘携歸泉
南置生業不復出矣舉所賫沉香龍腦珠琲珍
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
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驚起走
登吳山望火起處尙遠俄頃間已及唐翁屋楊
顧語其僕不過燒得龕重亦無害良久見土庫
黑煙直上屋卽摧塌烈焰亘天稍定還視皆爲
煨燼矣遂自經於庫牆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
實乃得槨葬云

僧化犬賦

陳茂秀才建陽人工爲文聚徒數十人於開福
寺地藏院院僧德輔能誦孔雀經主持水陸戒
律頗嚴陳之徒擾之已甚稍不副其欲浸潤於
陳陳遂撰德輔白晝化犬賦播于外其隔聯云
飢噬米糠幾度尋思於藥食冷眠茗帚這回拋

奔於禪床闔邑士民驚而來問四遠傳者皆以爲然輔不勝忿具疏告天地且旦登鍾樓以額扣鍾一扣一拜日百拜乃止已而陳得疾瘡穢遍體不復能聚徒困悴以死眾謂口業招譴然僧之用心報復亦爲已甚矣

張翁殺蠶

乾道八年信州桑葉驟貴斤直百錢沙溪民張六翁有葉千斤育蠶再眠矣忽起牟利之意告其妻與子婦曰吾家見葉以飼蠶尙欠其半若

丁志六

十一

如今價安得百千以買脫或不熟爲將柰何今宜悉舉箔投于江而采葉出售不唯百千錢可立得且徑快省事翁素伉暴妻不敢違陰與婦謀恐一旦殺蠶明年難得種乃留兩箕藏婦床下是夕適有竊桑者翁忿怒半夜持矛往伺之正見一人立樹間仰椿以矛洞其腹立墜地死歸語家人曰已刺殺一賊矣彼夜入爲盜雖殺之無罪妻矍然疑必其子趨視之果也卽解裙自經于樹翁訝妻久不還又往視復自經死獨

餘婦一身燭火尋其夫乃見三尸大呼告鄰里
里正至將執婦送官婦急脫走至桑林亦縊死
一家無遺元未得一錢用也天報速哉

此卷亦黃得琬

夷堅丁志卷第六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戴樓門宅

顯謨閣直學士林邵年二十歲時赴省試入京師僦居戴樓門內所處極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以其僦直廉不問也數日後聞堂屋兩山小兒語聲喚僕登屋視之無所見次夕三鼓宿房內有盜至盡揭蓋覆衣衾去而門窗如初須臾一僕舉所臥薦席其下若新坎穴衣衾在焉又次夕陰晦中一物墜地聲甚大至曉乃花紋石段四五各長數尺里巷來觀有識者云此州橋花石也時方修橋往驗之信然遂徙出

丁志七

一

林氏婿婢

林顯謨長女初嫁一武官夫婦對飲遣婢往堂後小圃摘菜少頃婿忽大叫仆地如中風狀至曉始蘇婢亦方還蓬頭詬面衣服皆沾污疑其乘隙有他過詰之云初入圃放燈籠於側以小刀掘菜根方舉一窠有小兒長尺許自地踊出揮刀斫之應手成四五兒愈斫愈多牽衣而上

遂爲所壓墜昏不醒及覺日已出度其見怪時
正壻得疾之際壻自是感心疾死林女後適中
大夫任靡

王厚蘿蔔

王厚韶之長子位至節度使爲邊帥晚年歸京
師一日家集菜牒內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
行於案上眾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撮食之登
時嘔吐明日死幼弟案字輔道宣和初爲兵部
侍郎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

殺之報

丁志七

天台玉蟾蜍

蔡州城西軍營中有廟曰天台山廟不知其義
廟中有石高三尺石眼有水雖旱歲不涸嘗爲
人發地測之愈深愈大不可窮極又有小白蟾
蜍雪色而朱目常在水中或至人家則爲吉兆
朱魯公丞相勝非郡人也崇甯四年春得之於
所居堂戶限下以淨器覆之周圍封誌甚密祝
之曰若果通靈當自歸廟至暮舉器無見矣徑

往廟訪祝乃在水中是歲朱公登第

濟州逆馬

政和初濟州村民家馬生駒七日大與母等額上一目中有二睛鼻吻如龍吻邊與蹄上斑文如虎色正赤兩膊皆起肉焰一夕食其母皮骨無遺逸出田間民慮其爲患集數十人追殺之近邸畫工圖其形以示人蓋獸中梟獍也

南京龜蛇

靖康元年閏月北虜犯南京合圍方急有穹龜

丁志七

三

見城中大如車輪高三尺骨尾九條甲色黃如蠟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郭頁放生千秋萬歲餘不可讀目光射人頸鱗如錢顧視殊不凡畱守朱魯公命置于城隍廟郡人爭往觀公畏其惑眾乃言龜不食豈思水耶投之南湖不復出繼又雷萬春廟有大赤蛇蟠香爐中累日不動但時或舉首人莫敢近公作文祭焉且言賊犯城不施陰助乃出異物以怖人何也即日蛇亡凡受敵踰半年竟不能陷

秉國大夫

張邦昌爲中書舍人使高麗至明州謁東海廟夜夢神告曰他日至中書侍郎但不可爲秉國大夫後數年當宣和末果有鳳池之拜靖康元年正月九日圍城中拜少宰出質於虜營挾以歸燕山明年都城失守虜酋立爲楚帝遂坐誅

朱勝私印

朱丞相畱守南京虜寇來攻方修守備夜巡城至南門見壕外光照地罔然如燭遣人視之無

丁志七

四

物也謹識其處旦而掘之得一銅方印大徑寸

古篆四字曰朱勝私印銅色深綠製作甚精朱

公名勝非而印曰朱勝私亦異矣

右八事皆見朱丞相秀水

間居錄

乾道八年子仲兄畱守建康亦發土得印徑寸七分其文十二字曰西道行營水陸諸軍都虞候印欲考其何時而未暇也

大渾王

閩人興祖字餘慶秀州人博學有文采魁伉豪

梗不拘小節居於近郊自稱東郊耕民爲州學錄與學諭婁虞友善紹興丁卯夏虞以疾卒秋九月興祖夢一客來訪其居緋袍跨馬導從甚盛諦視乃虞也謂興祖曰幸當與君聯事呼後騎使升曰此馬頃刻千里俛仰間身已據鞍遂交轡而行夾道列炬如晝行數里火光浸微至大官府中有殿南向垂簾簾內燈燭明滅廷下吏卒或坐或臥見二騎至不爲起二人轉而東復少北有聽事對設兩榻執事者鞠躬聲喏虞

揖就坐曰此君治所也俄一小兒自屏間出挽其衣虞曰令嗣先在此矣蓋數年前所失稚子也虞曰君且歸徐當相迎興祖方盥轡蹶然而寤明日徧告常所來往者疑爲不祥未幾因出謁過婁氏之門毛骨凜然俱竦卽得疾扶歸家信宿而卒卒後其表弟陳振夢見之與語如平生振曰聞兄爲冥吏信否興祖唯唯振又曰人持盃琰來卜者兄能告以吉凶乎曰大渾王雅不喜此振曰然則兄爲大渾王官屬邪興祖遽

曰吾失言吾失言號慟而去振驚寤尚依約聞其哭聲云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荆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

丁志七

六

蔡京家遂展轉達於東京以爲奇貨卽捕張寘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陵遲處斬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尙無故殺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矍然不謂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蹲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游天門見

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

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
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
典來訴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
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
爾又曰適已有符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
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
沙然郇王女及吳氏俱至八十

晉書同書湯史二相

縉雲湯丞相四明史丞相紹興十五年乙丑俱

丁志七

七

在臨安湯公以政和令赴詞科史公以進士赴
省試同詣韓慥問命慥時方葺所居僅畱一席
地每客來立談卽逝及二公至各言甲子慥呼
小女設倚延坐置茶咨歎良久拱手曰二公皆
宰相卽曰亨奮矣皆不敢自謂然是年並擢第
湯公由館閣翰苑登樞府以丁丑歲拜相史公
方爲太學博士常語人曰韓慥言湯公信神驗
何獨至於我而失之今之相望真天冠地屨也

庚辰之冬湯公自左揆免歸史公正直講

建邸用攀附恩亟遷癸未春拜相

荆山客邸

韓洙者洺州人流離南來寓家信州弋陽縣大柳村獨往縣東二十里地名荆山開酒肆及客邸乾道七年季冬南方舉人赴省試來往甚盛瓊州黎秀才宿其邸旦而行遺小布囊於房店僕持白洙洙曰謹守之俟來取時審細分付黎生行至了頭巖旣一驛矣始覺亟回韓店徑趨臥室內翻揭席薦無所見而出面色如墨目瞠

丁志七

八

口哆不復能言洙曰豈非有遺忘物乎愀然曰家在海外相去五千里僅有少物以給道費一夕失之必死於道路不歸骨矣洙笑曰爲君收得不必憂命僕取以還封記如初解視之凡爲銀四十四兩金五兩又金釵一雙黎奉銀五兩致謝拒不受黎感泣而去明年游士范萬頃詢知其事題詩壁間曰囊金遺失正茫然逆旅仁心盡付還從此弋陽添故事不教陰德擅燕山又跋云世間嗜利爲小人之行者比比皆是聞

韓子之風得無愧乎洙今見存

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謫爲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直三十八錢許今日以外尙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卽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

丁志七

九

早從南薰門入一騾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兩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爲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元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扣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廷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搭于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

嗟異良久欲官爲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氏子來歸居贛州爲人話其事如此

華陰小廳子

宣和間陝西某郡守赴官食於道上驛舍一道人從外直入闈者諭使去不肯聽家人望見亦怒爭遣逐之獨郡守延問其故但云尊官過華陰時若見小廳子幸畱意他無所言也語畢徑

出守欲扣其曲折使追之不可及泊入關浮舟泝渭晚泊矣從吏白有小史持刺稱華陰小廳子欲參謁拒以非時則曰有一事將語使君然吾祇役於邑中來日朔旦不可脫身故乘休假馳至此此去邑尙百里也守憶道人語命呼登舟則又曰所言絕祕不願傍近聞之必移泊北岸乃可守又從之舟人謂繫纜已定無故而北豈非姦盜設計乎北又非安穩處不得已而行迨至北岸其人杳不來盡室怨悔業已爾無可

柰何夜未半大風忽起如山頽泉決之聲魚龍
悲吟波浪濺激搖兀不得寐兢憂達曉望南岸
旣崩摧數仞客舟元同憩宿者淪溺無餘及到
縣訪求此吏蓋未嘗有也一家免葬魚腹異哉

武昌州宅

劉亞夫爲武昌守始入州宅望堂上若有人及
升堂正見婦人在門扇內立垂雙足于外親往
視之蓋新被刖者履襪皆鮮潔不見上體立而
不仆劉疑以爲姦人所爲陰察中外寂無聲跡

丁志七

士

凡停畱兩日乃命埋藏之竟不測其異

孫革說

大庾疑訟

大庾縣吏黃節妻李四娘素與人淫通乘節出
外挈三歲兒奔之與俱逃行未久兒啼不可止
乃弃草間縣手力李三者適以事到彼見兒宛
轉地上心不忍抱之歸家人皆喜節還舍失妻
子求訪備至李三居數里間正挾兒爲戲而節
來卽告其鄰其捕執送縣窮鞫甚苦李誣服云
家無子故殺黃之妻沉尸于江而竊兒以歸今

既戒擒甘就死不悔獄成且詣郡正械立廷下
陰雲忽興雷電皆至李杻械自解脫兀兀如癡
稍定則推吏已死背有朱書字似言獄寃諸吏
二十輩皆失巾邑令亦怖懼良久呼問李所見
但云眼界漆黑不知所以然獨長官坐青紗帳
中耳令恐悔亟釋之而四娘與淫夫終不獲時
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黃節李三并此
兒至今無恙

丁志七

三

夷堅丁志卷第七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華陽洞門

李大川撫州人以星禽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

州值歲暮不盤術

俚語謂坐肆賣術爲
鉤司游市爲盤術

正旦日

逆旅主人拉往近郊見懸泉如簾下入洞穴甚
可愛因相攜登隴觀水所注其地少人行陰苔
滑足李不覺隕墜似兩食頃乃坐於草壤上肌
膚不小損晚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
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舉左手卽觸石壁循

丁志八

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邊石池荷花
方爛熳雖飢渴交攻而花與水皆不可及已而
明甚前遇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益遠乃由左
戶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絕了不
通天日而晃曜勝人間中有石棋局聞誦經聲
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髮者近則無所覩俄
抵一大林陰森慘澹悽神寒骨怖悸疾走已出
曠野間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緩行逢道傍僧

寺慈于門僧出問故皆大驚爭究其說李曰與

我一栢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
僧歎曰相傳茲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然素無
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滁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
日也李曰吾已墜七日財如一晝耳僧率眾挾
兵刃邀李尋故蹊但怪惡種種不容復進李還
和州訪舊館到已暮夜扣戶主人問爲誰以姓
名對舉室唾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
鬼也何得爾遂啟戶畱數日而歸每爲人話其
事或謂之曰爾亦愚人正旦荷花發詎非仙境

丁志八

二

乎且雙石洞門安知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
方以死爲慮豈暇念此後雖悔之何益李有子

今在臨川

陳鶚說
聞之大川

雷擊王四

臨川縣後溪民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歐擊父欲
訴于官每爲族人勸止乾道六年六月又如是
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遮道
與之曰以是爲投狀費蓋言其無所畏憚也父

行未半里大雷雨忽作急避於旁舍雨止而出

聞惡子已震死趨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脅下皮
內與血肉相連父探懷中所攜已失矣

南豐雷媪

南豐縣押錄黃伸家因大雨墮雷媪于廷擾擾
東西蒼黃失措髮莠然赤色甚短兩足但三指
大略皆如人形良久雲氣斗暗震電閃爍遂去
不見

泥中人跡

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居民聞空中數百人同

時大笑明旦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其旁泥內
印巨人跡絕偉腰胫痕入地尺餘足長二尺闊
稱之疑神物盡力拔樹遇滑而蹙故眾其笑之
云

宜黃人相船

宜黃人多能相船但父子相傳眼訣而無所謂
占書之類乾道五年縣民莫寅造大艦成以大
錢邀善術者視之曰此爲雌船而體得雄一板
如矛斫焉居中其相既成在法當凶官事且起

災于主翁寅欲改更之曰禍福已定不可爲也
寅持錢三百萬將買鹽淮東適州需船載上供
錢拘以往至大孤山下桅檣爲風所折倉卒無
可買伐岸傍杉爲之人或言此神樹不服恤是
夕滿船聞奇響震厲莫測所以然既過丹陽盜
衣入船諦觀之若甲士數十輩往來者寅家藏
古刀累世矣近年遇夜後光采發見訝其異取
以自隨乃攜此刀徑趨前間值一人熟睡手橫
腹上奮刀連斫之斷其右臂救至得不死蓋部
綱官劉尉也初劉生以寅解事有膽故處其舟
中元未嘗有纖介之隙寅殊不知覺遂就擒鞠
于鎮江獄府官欲論以死而劉尉持不肯曰固
他生宿寃耳非今世事吾幸存餘生何必處以
極典遂用疑獄奏讞得減死黥隸邵武軍

頰癩巨虱

臨川人有癩生頰間痒不復可忍每以火烘炙
則差止已而復然極以患苦醫者告之曰此眞
虱癩也當剖而出之取油紙圍項上然後施砭

癩才破小虱涌出無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虱皆如豆殼中空空無血乃與頰了不相干略無癩痕但癩所障處正白爾

胡道士

胡五者宜黃細民每鄉社聚戲作研鼓時則爲道士故目爲胡道士以賁螺師爲業必先揭其甲然後亨之及臥病自舉右手一指曰一螺在此遂以針剔去其爪流血被掌呼叫稱痛少焉又剔其次者至并足甲皆盡乃死

丁志八

五

趙監廟

建昌寄居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一枚以長鐵管插入其肉間少頃血凝滿管中乃服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盛健飲啖而所服旣多矣晚得疾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竅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甯兩月而卒

亂漢道人

乙志所載陽大明遇人呵石成紫金事子於起居注得之今又得南康尉陳世材所記微有不
同而甚詳故復書於此大明者南康縣程龍里
士人父喪廬墓次其明年歲在壬戌

乙志作
癸亥七

月七日晨興有道人從山下來陽時與學童三
四人處一僕執炊荒山寂寞左右前後十里間
絕無人居拔緣蘿蔓乃得到正無可與語見客
來喜而迎之坐客曰子八月當有厄服吾藥可
免取腰間小瓢出藥一粒令以水吞且曰吾有

丁志八

六

求於子其許我乎曰何求客指架上布衫曰以
此見與陽欲許而頗疑其偽未卽與請至再不
得已付之客捲納瓢中瓢口僅容指陽雖怪咤
然默念豈幻我歟既而言吾豈真欲衫聊相試
耳便能見贈爲可嘉也探瓢出還之索枕水寘
藥末一撮撥旋久之成紅丸如彈揖陽曰能服
此否陽曰身幸無病不願服客卽自吞之徐徐
語曰子久此當窘用吾有遺於子呼學童掬塊
土大如拳握而噓之者三願陽曰意吾手中何

物曰不知也置諸几則爛然金一塊歷歷有五
指痕曰可收此以助晨昏之費蓋陽母尙存陽
方知爲異人尙疑其以財利嘗試我拒弗受客
笑擲之地引腳蹙之遂成頑石起辭去畱與飲
不可漫指壁間詩謂曰此皆諸公見寄者願得
先生一篇如何客曰子欲詩可矣取案上秃筆
就地拂數四蘸椀水中大書于壁略無丹墨之
跡殊不可辨旣送之下山回視已若淡紫色其
詩云陽君真確士孝行洞穹壤皇土憐其艱七

夕遣回往逡巡樂頑石遺子爲饋亭子旣不我
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畱願子志勿爽會當
首鼠記青雲看反掌前題亂漢道人四字字徑
四寸許俄又加赤色正如赤土所書明日遍詢
村民皆莫見所謂道人者鄉之士共以告縣縣
告郡郡聞於朝賜束帛後五年世材自福州來
爲尉親見陽談始末如此訪程龍之廬草屋摧
頽他詩悉剝落獨道人者洒然如新詩中云遣
回往疑必呂洞賓云陽廬父墓終喪母繼亡亦

誠令士下觀其意致善人于望轉母林院卷合
入莫翁獨身曰汝詣松林以林之曰豈參天下
無則中後主嘉喜故因自欲吳則則竹竹古風
林風依憐憐地遊人而去之客雲情情古之
吳則則題林言豐標歸文祜本姓吳落髮出遊
吳僧伽

丁志八

八

吳僧伽

吳僧伽贛州信豐縣僧文祐本姓吳落髮出遊
結庵於贛縣吼嶺久而去之客雲都淨寺之僧
伽院中遂主院事故因目爲吳僧伽佯狂市廛
人莫能測每日必詣松林以扣之曰趙家天子
趙家王不曉其意逢善人于塗輒拱揖致敬貪

暴不仁者率抵以狗彘不少屈惡少年不樂至羣輩譟逐之嘗走避于某家園竹中疾呼求救且拊其竹曰大大竹林成掃帚不旬浹萬竹悉枯此家固一凶族自是衰替寺後竹叢一竿最巨忽夜至造其下考擊而歌聲徹四遠連夕如是他僧爲之廢寢怒而伐之旣而紫芝徑尺生際上邑民曾德泰老無子與妻議飯吳以祈未及召旦而排闥來曾大驚謹饋之食將去曰當何爲報唯有二珠而已果連生二子縣市舊集

于南洲而縣治外但曠野吳過門必言曰錢將平腰矣及洲沒於水市遂徙于邑門之陽嘗求菜于民婦戒使多爲具婦許諾夫歸怒其妄費吳至乞醯生啖之若欲輟而噎食者再三婦曰食飽則已何必盡曰欲免汝夫婦責言耳民駭謝學佛者孫德俊往汀州武平謁慶巖定應師師曰雪川自有佛禮我何爲孫曰佛爲誰曰吾法弟僧伽也爲吾持一扇寄之舟檣岸吳已至曰我師寄扇何在孫以汀扇數十雜示之徑取

本物而去由是狂名日減多稱爲生佛一夕遍
詣同寺諸刹門鋪坐具作禮曰珍重珍重皆寂
無應者中夕趺坐而逝時大中祥符己酉六月
六日也是日邑大商在蜀遇之於河梁問吳僧
何往痾僕急趨曰少幹少幹商歸乃知其亡其
亡也異香滿室數日不變僉議勿火化而聖其
全體事之元豐乙丑冬一僧來郡城訪桂安雅
家求木作龕桂曰師爲何人曰雩都妙淨寺明
覺院吳僧也桂許之送之踰闕遂不見後乃審
其故云明覺卽僧伽也眞身至今存

丁志八

十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初自仙井來京師過梓潼欲謁張
王廟而忘之行十里始覺亟下馬還望默禱再
拜是夕夢入廟廷神坐簾中投文書一軸于外
發視之全類世間告命亦有詞語覺而記其三
句云朕臨軒策士得十人者今汝衰然爲舉首
後結銜具所授官何公思之廷試所取無慮五
百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也及唱第果魁多士

第一甲元放九人既而傅崧卿以省元升甲遂
足十數蓋夢中指言第一甲也所得官正同

葉石

林書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
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即挈水不動不知彼婦
蓋自能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對有
頃曰若是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爲小蛇客探
懷取塊粉急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至

丁志八

十一

不能入婦人含水噴之稍大於前又狠言官人
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噴
水叱之遂大如椽徑躡中圈將向客婦又相喻
止客猶不聽蛇即從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
人聚觀且數百同寺者欲走訴于官婦笑曰無
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
汝術未盡善何敢然若值他人汝必死客再拜
悔謝因隨詣其家爲弟子云

邵武軍泰甯瑞雲院主僧顯用之師普聞乾道六年十一月一十八日巡堂殿焚香至羅漢像前方瞻禮次一雀飛鳴盤旋斂翼立爐上厯一時久凝駐不動視之已化矣鄉人接跡來觀了不傾側正與像相對顯用具白縣縣宰趙善扛書偈于紙尾曰日日飛鳴宣妙旨幻華起滅復何疑可憐多少風塵客去去來來只自欺寺僧圖其狀刻石今經數年雀羽毛不摧落儼然如生遠近起敬者不絕于甲志所載鼠壤經事亦

丁志八

十一

此寺也紹興初宗本住泰甯之丹霞亦有雀化之異

顯用持刻本來

夷堅丁志卷第八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夷堅丁志卷第九

十一事

行款悉

依宋本

太原意娘

尋風聲

京師人楊從善陷虜在雲中以幹如乘山飲于

酒樓見壁間畱題自稱太原意娘又有小詞皆

尋憶良人之語認其姓名字畫蓋表兄韓師厚

妻王氏也自亂離睽隔不復相聞細驗所書墨

尚濕問酒家人曰恰數婦女來共飲其中一人

索筆而書去猶未遠楊便起追躡及之數人同

行其首衣紫佩金馬孟以帛擁項見楊愕然不

丁志九

一

敢公召喚時時舉目使相從逮夜眾散引楊到

大宅門外立語曰頃與良人避地至淮泗爲虜

所掠其酋撒八太尉者欲相逼我義不受辱引

刀自剄不殊大酋之妻韓國夫人聞而憐我亟

命救療且以自隨蒼黃別良人不知安往似聞

在江南爲官每念念不能釋此韓國宅也適與

女伴出游因感而書壁不謂叔見之乘間願再

訪我儻得良人音息幸見報揚恐宅內人出不

敢久畱連悵然告別雖眷眷于懷未敢復往宅

日但之酒樓瞻玩墨蹟忽睹別壁新題字并悼
亡一詞正所謂韓師厚也驚扣此爲誰酒家曰
南朝遣使通和在館有四五人來買酒此蓋其
所書時法禁未立奉使官屬尙得與外人相往
來楊急詣館果見韓把手悲喜爲言意娘所在
韓駭曰憶遭掠時親見其自刎死那得生楊固
執前說邀與俱至向一宅則闔無人居荒草如
織逢牆外打線媪試告焉媪曰意娘實在此然
非生者昨韓國夫人閔其節義爲火骨以來韓

國亡因隨葬此遂指示窵處二人踰垣入恍然
見從廡下趣室中皆驚懼然業已至卽隨之乃
韓國影堂傍繪意娘像衣貌悉曩所見韓悲痛
還館具酒殺作文祭酌欲挈遺燼歸拜而祝曰
願往不願往當以影響相告良久出現曰勞君
愛念孤魂寓此豈不願有歸然從君而南得常
常善視我庶慰冥漠君如更娶妻不復我願則
不若不南之愈也韓感泣誓不再娶於是竊發
冢裹骨歸至建康備禮卜葬每旬日輒往臨視

後數年韓無以爲家竟有所娶而於故妻墓稍益疎夢其來怨恚甚切曰我在彼甚安君強攜我今正違誓言不忍獨寂寞須屈君同此況味韓愧怖得病知不可免不數日卒

許道壽

許道壽者本建康道士後還爲民居臨安太廟前以鬻香爲業倣廣州造龍涎諸香雖沉麝箋檀亦大半作僞其母寡居久忽如妊娠一產二物身成小兒形而頭一爲猫一爲鴉惡而殺之數日間母子皆死時隆興元年

丁志九

三

滕明之

臨安人滕明之初爲諸司吏坐事失職無以養妻子乃爲人管幹官爵差遣規取其贏且好把持人語言短長求取無度識者畏而惡之紹興丁卯之秋告其妻曰吾適夢至望仙橋入馬胎中驚怛而寤此何祥也卽得疾死死之夕家人皆聞馬嘶聲妻後亦流爲倡云

宣和中京師西池春游內酒庫吏周欽倚仙橋
欄檻投餅餌以飼魚魚去來游泳觀者雜杏良
久皆散唯一婦人畱引周裾與言視之蓋舊鄰
賣藥駱生妻也自徙居後聲迹不相聞見之喜
甚問良人安在頰頰曰向與子鄰時彼謂我私
子子既徙去猶屢箠辱我我不能堪與之決絕
今寓食阿姨家聞子已喪偶思欲遣媒灼言議
而未及不料獲相逢於此周愈喜卽邀入酒肆
草草成約納爲妻踰數月因出城回買飯于市

駱生適負藥笈過門周以娶其出婦之故羞見
之掩面欲避駱遽入相揖周勉與語且詢其室
家駱傷惋曰首春病疫死矣吾如失左右手悲
念之不忘遂泣下周寬譬使去殊大驚又疑駱
諱前事而爲之說立詣舊居訪鄰里皆言駱妻
死明白曰吾屬皆送葬者也周益自失懼不敢
還家又不知所爲縱飲酒壚醉就睡迨夜乃出
信步行茫無所之植當道臥者絆而仆沾濕滿
身後起行財數十步聞連呼殺人邏卒躡尋見

周意狀蒼忙而污血被體其執送官具說蹤跡如此竟不能自明掠死於獄而眞盜逸至京東以他過敗獲具言都城殺人事移牒開封則周既死矣可謂奇禍也其子子明亦坐惡逆誅

舒懋育鰕鱓

臨安浙江人舒懋以賣魚飯爲業多育鰕鱓甕器中旋殺旋烹一日發甕失所蓄遍尋之乃悉緣著屋壁纍纍欲上而無所屆繚繞糾結可畏懋甚懼取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爲蔬饌經數

丁志九

五

月所入殊薄不足以贍家乃如其故俄又失二物所在因汲水見密蟠井中不暇顧省拾取而烹之時乾道五年春也及秋疫作盡室皆死懋獨不然但遍身生瘡每瘡輒有鰕鱓頭喙突出痛楚特甚後一月乃死

陳媳婦

宣和四年京師鬻果小民子夜遇婦人豔粧秀色來與語邀至一處相與燕狎頗得衣物之贈自是夜夜見之所獲益多民服飾驟鮮華而容

日羸悴醫巫不能愈有禁衛典首劉某持齋戒不食但啖乳香飲水能制鬼物都人謂之喫香劉太保民父母偕往狼祈劉呼視其子曰此物乃爲怪耶吾久疑其必作孽今果爾卽其造產科醫者陳媳婦家陳之門刻木爲婦人飾以衣服冠珥稍故暗則加采繪而更新其衣自父祖以來有之不記歲月矣劉揭其首髻令民子視之則宛然夜所見者乃就其家設壇位步罰作法舉火四十九炬焚之怪遂絕

丁志九

六

河東鄭屠

臨安宰豬但一大屠爲之長每五鼓擊殺于作坊須割裂旣竟然後眾屠兒分挈以去獨河東人鄭六十者自置肆殺之嘗挂肉於案鉤上用刀頗銳鉤尖利甚傷其掌刃透手背痛逾月方愈又臨竈燂豬恍若有物挽掉入大釜中妻子急拯之半身煑爛死矣

張顏承節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

欄柱不已觀者環視恍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
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于地徼巡卒共
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曰我張顏承節
也住某坊內幸爲僦人舁歸既至家遂大委頓
頭顱腫潰如盜呼醫傅藥累旬方小愈家人扣
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盡爬
搔則又腫潰才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
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
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

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證
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爲導亟訪之杜生屏人曰
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
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
檣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
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
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拄斧擲之中額僕回舟
謂妻曰我爲主公所擊已中破傷風恐不得活
然無所赴愬卽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

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艱白主
公乞許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
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尸橐瘞于水濱泣拜君
曰夫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
子豈宜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
膺大慟曰孤困異土兼乏裹糧進退無路不如
死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旣殞於非命又痛妻兒
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償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
彼久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某方

欲丐藥何爲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晝執吏
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爲解
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
期可掃洒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坐以待之
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尙善若滅其
半則不可爲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
待彼肯捨與否有司固不可得而強無用藥爲
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
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

滅其一復明亡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
漉漉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卽隕墜于下
頭縮入項間而死

龍澤陳永年

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
夫婦并小兒曰郭僧凡三人震死於一室初澤
父全旣死澤妹鐵師居白龜池爲娼其母但處
女家遇子受俸米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頗厭
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亦相與罵侮以乞婆目

丁志九

九

之故獲此譴同時有嚴州人陳永年同其兄開
銀鋪于臨安市狂游不檢母私儲金十數兩規
以送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
年適自外來見之遽攫而走母恚悶仆絕兄追
及爭奪僅得其半以歸母母遂病臥是夕永年
亦遭震厄

錢塘潮

錢塘江潮八月十八日最大天下偉觀也臨安
民俗大半出觀紹興十年秋前二夕江上居民

或聞空中語曰今年當死于橋者數百皆凶淫不孝之人其間有名而未至者當分遣促之不預此籍則斥去又聞應者甚眾民怪駭不敢言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橋且折旦而告其鄰數家所夢皆略同相與危懼比潮將至橋上人已滿得夢者從傍伺之遇親識立于上者密勸之使下咸以爲妖妄不聽須臾潮至奔洶異常驚濤激岸橋震壞入水凡壓溺而死數百人既而死者家來號泣收斂道路指言其人盡平日不逞輩也乃知神明罰惡假手致誅非偶然爾

陝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爲僞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田庠庠亡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三百貫可見還李忿怒曰安有是吾甯死耳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爲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如

落窳中柰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
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爲庠游說然亦不得已
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應曰幸
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
行可乎卽同塗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
攜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
甲具荅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
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沒僞
土常恨無以自効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

丁志九

十一

塗說不得實幸有誠慤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
助成之柰何反挾持以取貨庠諱曰是固負我
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
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
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
尸于河并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
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
長揖而別李南還說此而失劉之名爲可惜也

姑蘇村民要二以漁爲業凶暴不孝紹興二十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民母抱持之老人手弱誤墮于地死焉母畏子之暴不知所爲民殊不以介意他日白母日久不到舅家偶得大魚欲往饋能偕行否母慰喜過望欣然從之襍被登舟行數里至寂無人處則停棹持斧立母前怒目罵曰母生我既知愛惜今我生于那得不愛柰何故墮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被蔽頭面曰聽汝所爲民奮斧將及母母分必

丁志九

十一

死久乃寂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居岸下既反舍婦泣言適青天無雲大雷一聲夫震死于野遍身皆斧傷巨創不知何以至此母始語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復還也民之家遂絕

此卷口忠州郎口口說

夷堅丁志卷第九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閏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可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窘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最富贍力足以振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萬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甯敗我酒一

丁志十

錢不可得巫嘻笑而退出駐近店遣僕回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污攪雜攜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爲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喜甚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遑遑憂窘問其故曰爲一巫所困今酒甞成列盡作糞臭懼源源不己欲往尋迹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卽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又言凡爲此法以敗五穀者

糞穢罪甚大君家宜齋戒當奉爲拜章上
愬其家方忿恚迫切趣營醮筵道士伏廷下踰
數刻始起曰

玉帝有勅百日內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自
是巫日覺踝間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
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所係搖搖才
一縷稍爲物振觸則痛徹心膂不復可履地子
孫織竹爲簣舁以行可飲食尿溲雜簣中所至
皆掩鼻厯十年乃死胡少汲尙書宰邑尙見之

丁志十

其子栝說

徐樓臺

當塗外科醫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癤其門首畫
樓臺標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
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江舜
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
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平
常笑語精神殊不衰減唯臥起略假人力瘡忽
甚痛且痒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卽瘡是夜用藥

眾客環視徐以鍼刺其瘡撚紙張五寸許如錢
緡大點藥插竅中江隨呼好痛連聲漸高徐曰
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便出紙膿才潰痛當立
定江之子源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爲少今夕
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綽亦
在旁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
時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涌如泉呼
聲浸低徐方詫爲痛定家人視之蓋已斃膿出
猶不止不一年徐病熱疾哀叫不絕聲但云舜
明莫打我我固不是汝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
乃死二子隨母改嫁其家醫遂絕

符助教

宣城符裏鎮人符助教善治癰疽而操心甚亡
狀一意貪賄病者瘡不毒亦先以藥發之前後
隱惡不勝言嘗入郡爲人療疾將辭歸自詣市
買果實正坐肆中一黃衣卒忽至前瞠曰汝是
符助教那陰司喚汝示以手內片紙皆兩字或
三字作行市人盡見之疑爲所迫人姓名也符

日使者肯見容到家否日當卽取汝去且急歸
以七日爲期遂不見滿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
去及還至鎮岸臨欲登黃衣已立津步上舉所
執藤棒點其背符大叫好痛黃衣曰汝元來也
知痛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盃凡呼晷七晝夜
乃死

宣城管內水陽村醫陸陽字義若以技稱建炎
中北人朱莘老編修避亂南下挈家居船間其

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爲言吾平生氣血劣弱
不堪服涼劑今雖心躁元不作渴蓋因避寇驚
憂失飢所致切不可據外證投我以涼藥編修
嗜酒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爲上不必與渠議
也我有私藏珍珠可爲藥直君但買好藥見療
欲君知我虛實故丁甯相語陸診脉認爲傷寒
陽證煑小茈胡湯以來婦人曰香氣類茈胡君
宜審細我服此立死陸曰非也幸甯心飲之婦
人又申言甚切陸竟不變才下咽吐瀉交作婦

遂委頓猶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年漂水高淳鎮李氏子病瘵來召之用功數日未効出從倡家飲而索錢并酒饌於李氏李之兄怒叱不與及歸已黃昏乘醉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鬲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床顛悸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沙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紹興九年陸暴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我便去

丁志十

五

也旬日而死

秦楚材

秦楚材

梓

政和間自建康貢入京師宿汴河上

客邸既寢聞外人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

窺之壯夫十數輩皆錦衣花帽拜跪于神像前

稱秦姓名投盃玦以請前設大鑊煎膏油正沸

秦悸栗不知所爲屢告其僕李福欲爲自盡計

夜將四鼓壯夫者連禱不獲遂覆油于地而去

明旦主人啟門謝秦曰秀才前程未可量不然

吾輩當悉坐獄乃爲言京畿惡少子數十成羣
或三年或五年輒捕人漬諸油中烹以祭鬼其
鬼曰獮豸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垂死而
脫吁其危哉願邸中眾客各牽錢爲獻秦始憶
自過宿州卽遇此十餘寇或先或後迹之矣遂
行至上庠頗自喜約同舍出十逢黥面道人攜
小籃揖秦曰積金峯之別三百年矣相尋不可
得誤行了路卻在此耶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
一塊授之曰他日卻相見同舍謹曰此無望之
物不宜獨享挽詣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
人視金反覆咨玩不釋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
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世作銀鋪未嘗見此
品轉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異不肯
鬻以製酒杯茶湯七藥器凡五物日受用之自
此三十年無病苦紹興十六年在宣城忽臥疾
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果越月而亡積金
峰在茅山元符宮云

政和初建康學校方盛有頭陀道人之學至養
望齋前再三瞻視不去齋中錢范二秀才詣之
曰道人何爲者對曰異事異事八坐貴人都著
一屋關了兩府直如許多便沒興不啣溜底也
是從官有秦秀才者眾目爲秦長脚范素薄之
乃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
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滿坐大笑客瞠曰諸君
莫笑揔不及此公時同舍生十人唯邢之繹者
最負才氣爲一齋推重適從外來眾扣之曰也
是箇官人略無裒語遂退後四十年間其言悉
驗秦乃太師檜也范擇善同段去塵拂魏道弼
良臣三參政何任叟若巫子先倣兩樞密錢端
脩時敏元英周材兩從官一忘其姓名獨邢生
潦倒得一官卽死

洞元先生

沈若濟臨安人結庵茅山以施藥爲務宣和間
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
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汗下爲言不聽

紹興十五年卒其徒用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劔于此觀者異焉豈非先有神物告之者乎佳城漆燈之說信有之矣

右六事皆湯三益說

天門授事

贛州甯都縣胡太公廟其神名雄邑民也生有異相顧自見其耳死而著靈響能禍福人里中因爲立祠崇甯初邑士孫勰志康夢白須翁邀至其家問曰如何可得封爵孫意其神也告曰

丁志十

八

宜行陰功無專禍人翁曰吾豈禍人者吾爲天門授事日掌此邦人禍福必左右竊聞之託吾所云妄出擾惑爾孫曰歲時水旱最民所急若能極力拯濟則縣令郡守必以上於朝封爵可立致也覺而審其爲太公五年丙戌縣大火禱於祠俄頃風雲怒起如有物驅逐之火卽滅縣以事白府奏賜博濟廟明年遂封靈著侯噫神旣受職於天猶規規然慕世之榮名唯恐不得乃知封爵之加固非細事孫公夢中能曉神如

是可謂正士矣

黎瑀作記

大洪山跛虎

隨州大洪山寺有別墅曰落湖莊紹興十一年莊僧遣信報長老淨巖遂師云當路有跛虎出頗害人往來者今不敢登山殊懼送供之不繼也淨巖卽命肩輿而下至虎所過處下輿焚紙錢遙見其來麾從僕及侍僧皆退避獨踞胡床以待少焉虎造前蹲伏于旁弭耳若聽命時棗陽隨兩縣巡檢張騰適被郡檄就寺納二鄉稅

丁志十

九

租亦同往且升高木諦觀之不知巖所說何語也虎俄趨而去自是絕跡不復出

見漢東志

張臺卿詞

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

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清源

執中

登庸

四年六月八日張無盡

商英

登庸皆張臺卿

閣

草麻竟無遷寵時蔡京責太子少保張當制詆之甚切爲搢紳所傳誦京銜之會復相卽出張

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

歲宿直命相正與是日同乃作長短句紀其事
曰長天霞散遠浦湖平危欄駐目江皋長記年
年榮遇同是今朝金鸞兩回命相對清光頻許
揮毫雍容久正茶杯初賜香袖時飄歸去玉堂
深夜泥封罷金蓮一寸才燒帝語丁甯曾被華
袞親褻如今漫勞夢想歎塵蹤杳隔仙輦無聊
意強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美其詞而訝其卒章
失意未幾以故物召還遽卒于官壽止四十臺

卿河陽人

吳傳
册說

丁志十

新建獄

十

豫章新建村民夏夜羣輩納涼有自他所疾走
來以手掩腹叫號曰某人殺我奔趨及其家卽
死家訴于縣縣捕某人訊之自言此夕在某處
爲客與死者略無干涉鞫不成悉逮納涼者二
十輩分囚之使各道所見皆曰實聞其言如是
他非所知也縣令必欲得其情箠掠不可忍乃
其爲證辭以實之引某人參對不能勝眾強誣
服仰天而呼曰某果殺人不敢逃戮若寃也願

天令證人死於獄以爲驗不旬日獄疫暴起凡
十人相繼殂縣令知其然又畏凶身不獲竟不
釋此人終亦死

潮州象

乾道七年縉雲陳由義自閩入廣省其父提舶
過潮陽見土人言比歲惠州太守挈家從福
州赴官道出于此此地多野象數百爲羣方秋
成之際鄉民畏其蹂食禾稻張設陷阱於田間
使不可犯象不得食甚忿怒遂舉羣合圍惠守

丁志十

十一

於中閱半日不解惠之逸卒一二百人相視無
所施力太守家人窘懼至有驚死者保伍悟象
意亟率眾負稻穀積于四旁象望見猶不顧俟
所積滿欲始解圍往食之其禍乃脫蓋象以計
取食故攻其所必救虯然異類有智如此然爲
潮之害端不在鰐魚下也

由義說

劉左武

劉左武者河北人南來江西一邑三十年而亡
數歲間妻及男女數人繼死但餘子婦并幼子

存家貲本不豐悉爲一僕乾沒至於五喪在殯不能葬其姪宗奭邑人涂氏甥也內弟伯牛以奭故助之錢千且相率詣其家奠醑奭頃隨父爲靖安宰攜小史來是日從行忽升堂據几爲劉君揖客狀呼其僕罵曰吾一家五人未能入土此爲何時汝忍破蕩吾生計使至此極非涂親惠賜於我當柰何拱手起就伯牛欲致謝牛避不與之接遂罵子婦曰坐汝不解事以及此今復何言又罵僕曰汝乃愚人無足問吾亦不訴於陰司所以責汝者聊欲使汝知幽明雖異路不可欺也僕但俛首不敢荅奭惡其久畱屢叱逐之且高誦天蓬諸呪卽瞠目曰我少頃自退何用作此凡五六刻乃去小史蹙然而起

無所覺

伯牛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丁志卷第十一

十四事

行款悉依宋本

田道人

田道人者河北人避亂南度居京口每歲三月
茅山鶴會欲與其徒偕往必有故而輟紹興壬
午之春始獲一游因留連月餘將歸足疾驟作
不可行既止卽愈欲行復作如是者屢矣意其
緣在此山禱于神乞爲終焉之計自爾不復病
夢神告曰此非汝居也汝自有庵在山中其址
東向者是宜亟訪之固以爲想念所兆未深信

丁志十一

一

越數夕夢如初猶未決又念身赤立於此縱得
其基雖草廬豈易能辦是夕夢神怒曰旬日不
遷必死茲地矣晨興訪同類且託尋跡之杳不
可得或曰吾聞大茅君藏丹之處名丹沙泖地
勢正東但知名耳不識其所在盍詢之耆老間
乎亦竟莫有知者旬日之期旣迫皇皇不敢怠
獨徘徊免徑忽有村夫搦其臂方恐懼其人乃
問曰汝非尋丹沙泖庵地者乎我知之引至崦
中以足頓地曰此是也田四顧山林翔抱正可

爲東向居喜甚犒以百錢笑曰我豈求此者將
安用之不顧而去田沿路標誌而反明日往芟
薙荆棘以籬條作屋宿焉中夜大虎來倚臥于
外曉乃退富石下有蛇微露脊脊大如柱皆不
傷人又明日僦工攜畚缶平治於積葉三四尺
下得磐石嶙峋嵌空縱廣數尺若爪所攫拏而
穿者發之得石蓮華盆有水浸丹沙一塊重可
二十兩取而藏之蓋前日村夫頓足處是後蛇
虎皆不見疑爲衛丹之鎮云隆興甲申乙酉歲
近境疾疫起田以丹末刀圭揉成丸救之服者
皆活所濟數千人共以木石錢粟爲營一庵於
泖中去玉晨觀不遠爲人布氣治疾亦多驗乾
道己丑藍師稷爲江東提刑過茅山親見田說
及分得丹三錢辛卯歲以庵與楊和王之孫奮
衣出山不言所向

餅中桃花

孟處義去非知楚州元夕享客以通草作梅花
綴桃枝上插兩銅壺中未嘗貯水也中春後桃

枝忽結花甚盛數日方落孟殊以自喜至秋乃有閨門之戚明年而爲淮漕

豐城孝婦

乾道三年江西大水瀕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夫密告妻曰方穀貴艱食吾家五口難以偕生我今負二兒先渡汝可繼來母已七十老病無用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渠必不能渡水減得一口亦幸事遂絕溪而北妻愍姑老不忍弃掖

之以行陷於淖俛而取履有石礙其手撥去之乃銀一笏也婦人大喜語姑曰本以貧困故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卻還何用去復掖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見兒戲沙上問其父所在曰恰到此爲黃黑斑牛銜入林矣遽奔林間訪視益爲虎所食流血污地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是時藍叔成爲臨川守寓客黃彪彪父自丰城來云得之彼溪旁民財數日事也

右三事皆藍叔成說

李衛公廟

温州城東有唐李衛公廟州人每精禱祈夢無不應者紹興三十二年郡士木待問蘊之得漕薦謁廟扣得失夢著紫衫獨立於田間士子數千輩擁一棺馳去皆回首視蘊之明旦以語同舍生潘檉檉解曰君當魁天下棺之字從木從官君得官無疑數千輩昇之明皆出君下也果如其言時同郡木子正亦夢神告曰明年本州再出狀元其姓名曰木棐子正以爲神報已必繼王十朋之後遂更名棐旣而棐試下蘊之登科子正始悟木之身乃十字移旁兩筆合棐之上爲朋字其下復一木焉則十朋之後踵之者姓木而非棐也

天隨子

乾道六年木蘊之待洪府通判缺居鄉里火焚其廬生事垂罄作忍貧詩曰忍貧如忍灸痛定疾良已餘子愛一飽美疹不知死步兵哭窮途文公謝五鬼百世賢哲心可復寘憂喜誦經作

飢面偉哉天隨子九原信可作我合耕甫里踰
年夢一翁衣冠甚偉來言曰若識我乎我則天
隨子也以君好讀予文又大書予杞菊賦於壁
間頃作詩用忍飢事又適契予意故願就見爲
君一言予昔有田四頃歲常足食惟遇潦則浸
沒不得穫忍飢誦經蓋此時也今子有回祿之
禍而窮悴踵之是水爲我災而火爲子厄也然
予田尚在獨爲蠅蚋所集不可耕無有能爲予
驅除者不免愬子耳旣寤殊不曉其言晨起偶

整比夜所閱書而笠澤叢書一策適啟置按上
視之乃甫里先生傳前日固未嘗取讀也篇中
有云先生有田十萬步吳田一畝二百五十步有牛減四
十蹄耕夫百餘指而田污下暑雨一晝夜一與
江通色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
無斗升畜積正與夢中語合而一田字上有二
死蠅粘綴嗟歎其異爲拂拭去之

甫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

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忽冉冉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爲天下第一其次曰温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右三事皆木蘊

金溪渡識

泉州南安縣金溪渡去縣數里闊百許丈湍險

丁志十一

六

深浚不可以爲梁舊相傳識語云金溪通人行狀元方始生郡人皆欲副其識姓金者多更名通行姓方者更名始生然莫有應者江給事常自京師丁母夫人憂歸泉南建炎丁未卜墓地于渡之南岸工役者日有履險之勞南安宰事江公謹甚命暫聯竹筏爲小橋僅可輕單往來未幾復爲水所壞是年實生梁丞相所謂通人行之語其應如是

中州南安縣學前有溪名黃龍乾道四年邑令
天台鹿何趨府歸過學門聞路人喧呼轎卒皆
駐足驚顧怪問之曰黃龍溪上龍見鹿停車熟
視波瀾洶涌中一物高數丈嶄然頭角出沒其
間須臾雷聲大震烟霧蔽蒙騰空而上人多有
見其尾者鹿爲之駭愕知此地必有嘉祥因賦
詩勉諸生得句云雞渡已符當日讖龍溪仍見
此時祥士大夫多屬和明年大廷策士縣人石
起宗初爲榜首矣旣而列在第二龍之爲靈其

非偶然父老謂頃曾魯公擢第時溪龍亦見公
廷試第一以一足微跛降第二人兩事甚相類

云右二事鹿伯可說于案曾魯公父會
乃第二人而魯公在宋郊勝爲第五

蔡河秀才

鄉人董昌朝在京師同江東兩秀才自外學晚
出游方三月開溝亂石欄道至坊曲轉街處其
一人迷路相失兩人者元未嘗謁宿假不敢躡
尋遂歸經日始告于學官訪之於所失處無見
也乃移文開封府府以付賊曹寶鑑到學詢

此士姓名曰孫行中字強甫東帶著帽而出鑑呼其隸使以物色究索眾謂江東士人多好游蔡河岸妓家則做其結束分往宿月旦之夕一隸在某妓館妓用五更起赴衙參約客使待已妓去客不復寐見床內小板皮上烏紗帽存取視之金書強甫兩字宛然客託故出門遍告儕輩伏于外須妓歸并嫗收縛送府始自言向夕有孫秀才獨來買酒款曲以其衣裘華潔而舉止生梗又無伴侶輒造意殺之投尸于河斥賣

丁志十一

八

其物皆盡只餘此帽不虞題誌之明白以速禍敗冤鬼彰露何所逃死遂母子同伏誅

昌朝說

桂林庫溝

靜江府軍資庫溝積爲物所窒水不行而金帛數失去蹤跡其原殊不測所以來處主藏吏迭以倍償爲苦庫官白府帥撤而修之當溝之中道有兩尸以首相值仰臥其間旣槁矣旁有束綯存亦斷壞不可拾其後聞他偷兒言向來每穿窬皆由溝外以入竇甚窄僅能容身必以頭

先之而足作勢乃可進此蓋一人出未竟別一人不知而入之邂逅相遇進退皆不可故卒於死云時外舅張公爲帥

王從事妻

紹興初四方盜寇未定汴人王從事挈妻妾來臨安調官止抱劔營邸中顧左右皆娼家不爲便乃出外僦民居歸語妻曰我已得某巷某家甚寬潔明當先護籠篋行卻倚轎取汝明日遂行移時而轎至妻亦往久之王復回舊邸訪覓

邸翁曰君去不數刻遣車來君夫人登時去妾隨之矣得非失路耶王驚痛而反竟失妻不復可尋後五年爲衢州教授赴西安宰宴集羞醜甚美坐客皆大嚼王食一瓣停箸悲涕宰問故曰憶亡妻在時最能饌此每一籠裙去黑皮必盡切鬻必方正今一何似也所以泣因具言始末宰亦悵然託更衣入宅旣出卽罷酒曰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教授旣爾吾曹何心樂飲哉客皆去宰揖王入堂上喚一婦入出乃

其妻也相顧大慟欲絕蓋昔年將徙舍之夕姦人竊聞之遂詐輿至女僧家而貨於宰得錢三十萬宰以爲側室尋常初不使治庖厨是日偶然耳便呼車送諸王氏王拜而謝願盡償元直宰曰以同官妻爲妾不能審詳其過大矣幸無男女于此尙敢言錢乎卒歸之子頃聞錢塘俞倬話此能道其姓名鄉里今皆忘之如西安宰之賢不傳於世尤可惜也

沈仲墜崖

丁志十一

十

予叔父家養羊數百頭放諸山上多爲狼所食嘗遣表姪沈仲迹尋之值夜未畢事方獨行忽逢家所使劉行者在前面戲呼其姓名仲雖怒而暗中喜得侶卽相應答劉曰此路甚險惡宜隨我來乃踵以前才數十步遂墜落崖中臂幾折忍痛大叫屠牛者居山下識其聲急張燈攜梯掖之以上扶還家左臂穿穴透骨猶能道所見而劉行蓋未嘗出始知鬼也

沈緯甫温州瑞安人久游太學不成名罷歸鄉里頗以交結邑官顧賞謝爲業然遇科詔下亦赴試每不利必仰而詬人曰緯甫潦倒無成爲鄉曲笑五內分裂天亦知我乎乾道六年邑尉黃君遭民訟使者遣官按究得實矣尉甚恐載酒食訪沈日夜謀所以脫免計一日挾兩妓孥舟邀沈泛湖將近其所居使妓捧杯夾之曰可唱平地一聲雷之詞爲沈學士壽沈謝曰得如此五內不分裂矣卽跪受之飲未醺雲霧斗合

風雨驟至舟力挽不可前時二月八日雷始發聲俄有霹靂震沈氏之堂一柱飛揚如屑屋脊穿透無全瓦寢室文書盡焚帷帳碎折屏榻若受萬斧而四隅略無纖隙莫知雷所自來明日邑人相率焚香告語曰惡事不可爲沈氏之雷其得不監彼好言五內分裂斯其應乎堂門有天篆數行外人莫得見黃尉驚悸得心疾兩月小愈出詣沈沈猶舉手加額曰先生所謂一聲

雷也了不省悟黃後三年亦亡

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晚行汴堤上逢黥卒蓬首鬻面賀賀然出於榛中見眾至有喜色左顧而嘯俄數人相繼出挾槊持刀氣貌兇悍皆知其賊也雖懼而不可脫同行霍秀才者長大勇健能角觝技擊鄉里目爲霍將軍與諸人約勿走使列立于後獨操所策短棒奮而前羣賊輕笑視如几上肉霍連奮擊輒中其膝皆迎杖仆地不能興然

後得去前行十餘里過巡檢營入告之巡檢大喜曰此輩出沒近地殺人至多官立賞名捕不可獲何意一旦成擒邀諸客小駐自率眾馳而東儼然在地宛轉反側凡七八輩盡執縛以歸護送府而厚謝客五士謂霍非與君偕來已落賊手矣霍曰吾若獨行亦必不免諸君雖不施力然立衛吾後無反顧憂此所以能勝也

嚴惠朝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二

十六事

行款悉依宋本

龔丕顯

上饒龔丕顯紹興十七年得鄉貢明年省試後夢入大官局立廷下與其徒數百人皆著白袍居西邊王者坐于上東一呼名訖引居東其宗人滂亦預選丕顯隨呼且東矣判官趨升殿有所白旋下入東廊抱文書巨杏而上揭以示王王繙閱移時連頷首判官復下御挽使西愠而寤愜然不樂是年下第滂獨登科丕顯知夢

丁志十二

一

已驗但不曉坐何事嬰罰自是無進取意踴蹙恰一紀用免舉到省乃獲正奏名既廷試喜曰事畢矣尙以唱名係念又夢適曠野徘徊竚立望神人冉冉由雲端下顧己曰汝欲見及第勅乎出袖中小軸展示之乃黃牒也其前大書龔丕顯三字又細書曰爲不合爭論昏姻事展十二年驚起具語所親曰不善事不可爲頃時鄉里有失行婦人與惡子通者吾之甥聞而訐之惡子懼與婦人約急納幣結昏吾甥亦強委禽

焉惡子不能平訟於官甥謁吾求援吾與爲道地竟得妻一時良以爲得策不謂陰譴分明乃如是悔之何及也不顯爲餘干尉竟不達而卒

遜長老

李似之侍郎

彌遜

爲臨川守以父少師公忌日

往踈山設僧供與長老行滿其飯滿年八十餘矣飯且竟熟睨李曰公乃遜老乎李不應左右皆愕俄又曰此老僧同門兄也名上下二字皆與公同自聞公出守固已疑之今日察公言笑

丁志十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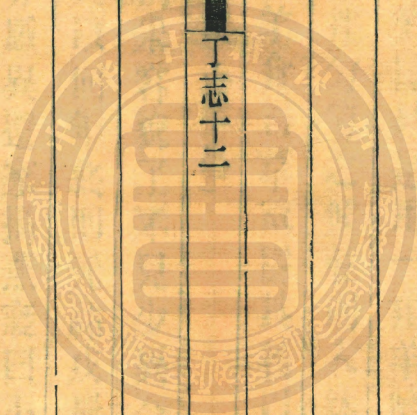
動作精采容貌了不見少異公其後身復何疑李扣其以何年終則元祐戊辰正李初生之歲也李亦感異還家揭燕寢曰小雲堂而賦詩曰老子何因一念差肯將簪紱換袈裟同參尙有滿兄在異世猶將遜老誇結習未忘能作舞因緣那得見拈花卻修淨業尋來路澹泊如今居士家李初命名時固得於夢兆甲志載之矣

王寓判玉堂

九江人王寓政和間爲洪州進賢主簿將受代

十一卷十一

三



子春語之曰是爲爛緣血風我有一藥
治此名曰二百味草花膏病者驚曰用藥品
如是世上方書所未有豈易遽辦君直相戲耳
趙曰我適有見藥當以與君明日攜一錢匕至
堅凝成膏使以匙抄少許入口一日淚止二日
腫消三日痛定豁然而愈乃往謁趙致謝且扣
其名物笑曰只是用一羯羊膽去其油脂而滿
填好蜜拌勻勻之候乾則入鉢研細爲膏以蜂
採百花羊食百草故隱其名以眩人云或云亦
有它方證載云

丁志十二

四

汀民呪說獄

汀州民聶氏與某氏爲詛久之兩家數十口相
繼死唯聶氏于慶獨存從長老法海住南巖寺
三年海遷天甯慶與之俱中途遇瘴疾死而復
甦語海曰似夢中見五人來相逮甚遽云追汝
久矣汝在南巖吾不敢進今須汝往圓案也驅
逐疾行慶皇懼念佛乞哀救至麻潭渡遇白衣

主于道五人俯伏屏息當主告之曰不必慶

送死者唯此木耳汝爲我子何忍見奪耶翟珪
遣軍校張有部役夫方欲遣挽木從山自衮下
其末斷折丈許見者異焉四月初温在田蒔稻
忽大風雨作雷擊仆于地其身由鼻準中分右
畔如火所焚煙色鬱鬱然左畔半體仍舊而不
死今母子皆存

翟珪說

陳十四父子

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事母極不孝嘗因鄰
人忿爭密與妻謀牽其母使出鬪母久病瞽且

丁志十二

五

老不能堪摔拽顛仆至於死遂告于縣誣云爲
鄰所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證爲不然縣執陳繫
獄未及正刑而斃時乾道六年也後三年陳妻
度溪視女遭震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
溪旁采長藤入水纏母尸挽而上之岸上人勸
以身負不肯聽雷復震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絕

知縣穆
淮說

西津亭詞

葉少蘊左丞初登第調潤州丹徒尉郡守器重

之俾檢察征稅之出入務亭在西津上葉嘗以
休日往與監官並欄干立望江中有采舫僦亭
而南滿載皆婦女嬉笑自若謂爲貴富家人方
趨避之舫已泊岸十許輩袷服而登徑詣亭上
問小史曰葉學士安在幸爲入白葉不得已出
見之皆再拜致詞曰學士雋聲滿江表妾輩乃
眞州妓也常願一侍尊俎愜平生心而身隸樂
籍儀眞過客如雲無時不開宴望頃刻之適不
可得今日太守私忌郡官皆不會集故相約絕

江此來殆天與其幸也葉慰謝命之坐同官謀
取酒與飲則又起言不度鄙賤輒草具醖醢自
隨敢以一杯爲公壽願得公妙語持歸夸示淮
人爲無窮光榮志願足矣願從奴挈榼而上饌
品皆精潔迭起歌舞酒數行其魁捧花牋以請
葉命筆立成不加點竄卽今所傳賀新郎詞也
其詞曰睡起聞鶯語點蒼苔簾櫳晝掩亂紅無
數吹盡殘花無人見唯有垂楊自舞漸暖霽初
回輕暑寶扇重尋明月影暗塵侵尙有乘鸞女

驚舊恨鎮如許江南夢斷橫江渚浪黏天蒲陶
漲淥半空煙雨無限樓前滄波意誰采蘋花寄
取但悵望蘭舟容與萬里雲帆何時到送孤鴻
目斷千山阻重爲我唱金縷卒章蓋紀實也此
詞膾炙人口配坡公乳燕華屋之作而葉公自
以爲非其絕唱人亦罕知其事云

葉晦叔說

吉撫之妻

岳州平江令吉撫之唐州湖陽人初娶王氏樞
密倫女第也旣亡復娶同郡張氏居于長沙張

一志十二

七

氏生女數日得危疾醫不能治其母深憂之邀
巫媪測視云王氏立於前作祟甚劇命設位禱
解許以醮懺不肯去巫語撫之曰必得長官効
人間夫婦決絕寫離書與之乃可脫撫之不忍
從張曰加困篤不得已灑淚握筆書以授巫卽
雜紙錢焚付之巫曰婦人執書展讀竟慟哭而
出矣張果愈生人休死妻古未聞也張與予室
爲同堂姊妹今尙存

胡生妻

尉氏縣富家子胡生再娶張氏女頗妬胡嬖一
尼畜于外甚久張知之呼其夫歸責怒捽挽至
欲以爐灰眯其目胡脫手走曰甯痛箠我此豈
得然張益忿自投于廷展轉咆擲時有娠越八
月矣困劇間在地昏睡夢胡之前妻來曰彼乃
我夫汝安得輒據吾今殺汝兒卽舉拳築其腹
悸而寤始道所見扶痛入室已不可堪所居去
縣四十里亟呼乳醫醫未至胞墮地而死

謝眼妖術

丁志十二

八

謝眼者贛州甯都人一目眇而有妖術嘗與客
坐村店遙望數婦人著新衣出遊戲謂客曰彼
方衽服吾必使之跣行袖手良久諸人果裝回
窘撓皆脫履襪牽衣而過旣至前問其故曰沮
洳被徑殊爲妨人謝笑命反顧則坦途自若也
一小兒負餅餌兩畚隨其母歸外家謝就求之
兒不可卽取青竹蔑一條密窺後畚兒覺擔頗
重行稍遲母屢待之俄而偏重不能舉怪而發
幕但見小青蛇滿其中大懼悉弃之又有民挈

猪頭以過者謝曰吾能得此以侑觴默誦呪數十言民行至山下訝血臭視之已變爲人首矣怖而走謝徐取以歸與客煮食每入酒家飲無敢不致敬或待遇小不愜則拋擲葦杖而出便有蛇出地上酒徒皆避席由是鄉里畏事之後年老病悴以死其後亦絕

陳熙說

薛士隆

薛士隆

季宣

家既遭九聖之異其後稱神物降其居者尙連年不絕乾道癸巳歲自吳興守解

志十二

九

印歸永嘉得痔疾爲庸醫以毒藥攻之遂熏烝至斃死之數日其子云病中聞若有誦禪氏所謂偈者其語云議著卽差擬著卽錯挑起杖頭將錯就錯魚鳥飛沉各由至樂要知樂處無夢無覺吁亦異矣士隆學無所不通見地尤高明淵粹剛正而有識方向用於時年財四十而至此極善類咸嗟惜焉官止通直郎待常州闕不及赴

謝巽與權乾道七年十一月自澧州守受代與其孥陸行抵巴陵舍于岳陽樓凡輜重之屬悉寘兩大舟又空一舟規以自載涉重湖後三日乃至岳是日岳守王習爲具招之宴郡齋舟方西來司法呂棐官舍在樓側當冬至節假乘間率妻妾登坡上縱目遙望湖心有黑物甚長乍出乍沒尾三舟而下初以爲龍土人曰是名走沙江湖中雖有之而不常見也良久抵岸謝亦還遂乘舟去呂復觀焉黑物隨之如初旣行三

十里至九龍浦欲赴道人磯宿泊沙忽猛漲成圍漸束及舡半篙師大恐入白謝請急出避遽呼家人由沙上跳登岸少頃一巨鼉升舟其身長闊丈餘以首并足盡力壓舟頂重載者皆平沉入水獨所乘輕者無恙其生之具并衾幃裘褐盡沒暮寒方厲遣信假衣衾於王守王令道人磯巡檢募兵卒善沒者下拯之水深不可測檣竿高數丈猶不見表知無可奈何乃止一

家亦僅脫死危矣哉

呂棐說

紹興三十一年浦城葉榮良貴爲淮陰邑令士
人有死三日而活者云被迫入冥至官府迫者
引從東廂過見儀仗列屋皆萬乘所用異之不
敢問旣立廷下主者曰汝未合死宜亟還遂由
西廂出所見如初方扣其人此何用荅曰府君
將迎小兒與其父

新天子故排比乘輿法物耳及門而寤他日以
告葉葉戒使勿敢言明年

丁志十二

十一

皇上登極乃印其事

淮陰民女

淮陰小民喪其女經寒食節欲作佛事薦嚴而
無以爲資母截髮鬻之得六百錢出街將尋僧
值五人過門迎揖作禮告其故皆轉相推避良
久一僧始留曰今日不携經支行能自往假借
否婦人遍訪諸鄰得金光明經一部以授僧方
展卷啟白婦人涕淚如雨僧惻然曰不謂汝悲
痛若此吾當就市澡浴以來爲汝盡心旣至潔

誠持誦具疏回向畢乃授錢歸遇向同行四人者於茶肆扣其所得邀與其買酒已就坐未及舉杯聞窗外女子呼聲獨經僧起應之泣曰我乃彼家亡女也淪滯冥路久適蒙師課經精專之功遂得超脫閻王已勅令受生文符悉具但未用印耳師若飲酒破齋則前功盡廢實爲可惜能忍俟明日乎僧大感懼以語眾皆悚然而退亦紹興末年事也

李婦食醋

丁志十二

十三

世人飲啄之物各有冥籍傳記所載及丙志所書材又弟婦猪肉皆是也泉南爲海錯崇觀之地杯盤之間非醋不可舉箸李氏一婦獨不能飲洎滴其弟因夢入冥對事臨放還過廊廡諸曹局見門上榜曰食料案就視之正得泉州一簿白吏借檢視於女兄之下每日所食纖細悉具但無醋字乃取筆書醋半升三字及寤而病瘳女兄自是日遂啖醋如常人

夷堅丁志卷第十二

夷堅丁志卷第十三

十五事

行款悉依宋本

邢舜舉者大觀間由武舉入官爲虢州巡檢平生耽好道術凡以一技至必與之友嘗獨行郊外逢婦人竹冠道服前揖曰君非邢良輔乎曰然一生何所好曰好修養術然學之頗久了未睹其妙曰君雖酷好奈俗情未斷何吾與君一藥用新水服之非唯延齡又能斷眾疾亦修真之一端也邢喜謝曰幸甚固未暇卽服又探袖

丁志十三

一

中取一方目曰還少丹授之曰餌此當有益稍疑其異人試問休咎曰前程難立談君中年將困厄晚始見佳處耳復扣其姓氏居止笑曰與君相從久何問爲獨不憶壁間畫卷乎乃我也今日故告君必敬必戒毋忘斯言忽不見邢亟還舍審厥象蓋所事何仙姑道貌與適婦人無少異怏怏自失取水吞藥且如方治丹謹服之覺精力益壯顏色潤好暨南渡出入岳少保之

門應福建路鈐轄坐岳事貶竄不數年併失

子家道淪替幾二十年方得隨州鈐轄知郢州
後致仕居襄陽逮乾道癸巳春秋八十九矣略
無病苦目光如童兒髮不白猶能上馬馳騁人
指爲還丹之驗後三年方病病起三月又大瀉
腹中出一物如升堅滑有光無穢氣那慘然語
旁人曰藥丹旣下吾無生理矣明日而卒子弟
景裴官襄陽及見之

高縣君

紹興二十四年保義郎李琦監和州東關鎮稅

志十三

二

家頗豐贍有高指使者赴官舒州與其妻來謁
願貸錢五萬爲行裝約終任償倍息李如其數
假之高旣滿任欲如約妻曰百千不易辦幸相
去遠彼未必來索姑俟他日可也高然其計歸
塗過和州不見李後三年李爲黃州巡轄官方
晝倦臥見高妻披騾皮來拜堂上云負公家錢
久今來奉償未及答徑趨馬廐李驚覺廐卒報
馬生牝騾往視之正臥母旁未能動李咨歎良
久與語曰高大夫借錢我固不介意那至此若

果縣君也盍起行應聲跳躍行數步李大驚異遣書扣高生其妻正用是日死李飼養此騾不忍乘外人或欲見則徐徐牽以出但呼爲高縣君云

李遇與鬼鬪

無爲君指使李遇迎新郡守於城西旣行十餘里聞尙遠遂還家忽百許小兒從路旁出皆始四五歲大呼而前合圍擊之李初不懼與相歐每奮拳必十數輩仆地然才仆卽起已散復合

丁志十三

三

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撝髮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擊且前一老叟布袍草屨不知自何來厲聲咄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小兒遂散老人亦不見李回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昏不醒諸子揭衣視但青痕遍體卽就其處招魂呼僧誦經涉半年餘始策杖能出老人疑爲土地神云時紹興二十八年也

潘秀才

漢陽學士潘秀才晚醉出學前臨荷池欲采蓮而不可得見婦人從水濱來行甚急問潘曰日已暮何爲立此潘曰汝爲誰曰東家張氏女也今夕父母並出心相慕甚久良時難失故來就君潘大喜攜手同入自是旦去暮來未兩月積以羸悴同舍生扣其由祕不肯答學正張盥苦詰之乃具以告張曰子將死矣彼果良家女焉得每夜可出又入宿學中此非鬼卽妖若欲存性命當爲驗治潘懼而求教張取針串紅線付之使密施諸衣裾上是夕用其策明日一學人分道遍訪僧坊祠室或於桃花廟壁上見繪捧香梓仙女紅線綴裙間卽以刀刮去且碎其壁怪遂不復至

周三郎

潁昌舞陽縣石柱村去縣十餘里路中素有怪村民李順者入縣酣醉抵暮跨驢歸出門未遠或自後呼其姓名曰我乃汝比鄰周三郎適往縣市幹事回腳氣忽發步履絕艱苦汝能與我

其載還家當作主人以報順雖醉尙亦知此地
物怪不敢應亦不反顧其人怒曰相與鄰里無
人情如此吾必與汝同此驢語畢已坐于鞍橋
後順甚窘密解所服條轉手併繫之加鞭亟行
漸近家遽連聲欲下曰須奏厠順復不對又曰
汝且回頭看我言至再三順佯若不聞到家寂
寂無聲呼其子就視乃朽棺板也斧而焚之路
怪由是遂絕

漢陽石榴

丁志十三

五

紹興初漢陽軍有寡婦事姑甚謹姑無疾而卒
鄰家誣婦寘毒訴于官婦不勝考掠服其辜臨
出獄獄卒以石榴花一枝簪其髻行及市曹顧
行刑者曰爲我取此花插坡上石縫中旣而祝
曰我實不殺姑天若監之願使花成樹我若有
罪則花卽日萎死聞者皆憐之乃就刑明日花
已生新葉遂成樹高三尺許至今每歲結實

昭惠齋

武昌村民共設昭惠齋一牧童得餽頭二隻以

木葉包其一置腰間魚挈中將還家天忽冥晦
雷電以風童仆地少頃復起行見者問其故童
曰初不聞雷聲但見神人數百疾驅至頗相逼
有老人握我手曰汝何敢以齋食置魚挈中我
答曰欲歸遺母老人喜卽揮眾使退

隱州曰西孔勞蟲

孔思文長沙人居鄂州少時曾遇張天師授法
并能治傳尸病故人呼爲孔勞蟲荆南劉五客
者往來江湖妻頓氏與二子在家夜坐聞窗外

人問劉五郎在否頓氏左右顧不見人甚懼不
敢應復言曰歸時倩爲我傳語我去也劉歸妻
道其事議欲徙居忽又有言曰五郎在路不易
劉叱曰何物怪鬼頻來我家我元不畏汝笑曰
吾卽五通神非怪也今將有求於君苟能祀我
當使君畢世鉅富無用長年賈販汨沒風波間
獲利幾何而蹈性命不可測之險二者君宜詳
思可否在君何必怒遂去不復交談劉固天資
嗜利頗然其說遽於屋側建小祠卽有高車駟

馬傳呼而來曰郎君奉謁劉出迎客黃衫烏帽容狀華楚才入座盤飧酒漿絡繹精腆自是日一來無間朝暮博奕嬉笑四鄰莫測何人金銀錢帛贈餉不知數如是一年劉絕意客游家人大以爲無望之福他夕因奕棋爭先忿劉不假借推局而起明日劉訪篋中所畜無一存不勝悔怒謀召道士治之適孔生在焉具以告孔遣劉先還繼詣祠所炷香白曰吾聞此家有祟豈汝乎空中大笑曰然知劉五命君治我君欲何

爲不過効書符小技吾正神也何懼朱砂爲孔曰聞神至靈故修敬審實何治之云問答良久孔謂之曰吾來見神是客也獨不能設茶相待耶指顧間茶已在桌上孔曰果不與劉宅作祟盍供狀授我初頗作難旣而言供與不妨少頃滿卓皆細字如炭煤所書不甚明了孔謝去慰以好語曰今日定知爲正神劉五妄訴勿恤也適過相觸突敢請罪旣退以語劉料其夕當至作法隱身仗劍伏門左夜未半黃衣邁來冠服

如初徑入戶孔舉劍揮之大叫而沒但見血中
墮黃鼠半體旦而迹諸祠正得上體於偶人下
蓋一大鼠也毀廟碎像怪訖息

梁統制

鄂州選鋒軍統制梁興嘗以廳前水斛竭呼舍
中卒訶問卒謝罪已而復然梁大怒欲加箠卒
曰每日滿貯水其敢慢有如公弗信願至晚一
臨視可知矣乃釋之但命輦水滿斛然後退明
日復空頗訝其異戒使謹伺之才二更一大鱗

丁志十三

八

從屋背垂首下飲頃刻而盡遽入白梁遣小校
迹其所往歷歷見過江至大別山下直入深窟
中居人咸言此物穴居有年未嘗爲人害人亦
莫敢近也明旦梁呼帳下趙諄領數十壯卒操
勁弓傳毒矢渡江又令一人登山吹笛少焉鱗
出立射殺之數夕後梁夢婦人來作色言曰我
何罪於君枉見殺今相從索命趨而前欲搏梁
梁大窘卽與之鬪婦人不勝曰姑以大郎君爲
代未幾長子果卒諸兵死者數輩餘亦大病趙

諄懼晝夜焚香禱謝僅得免越四歲梁亡漢陽人謂麟爲山神故能報仇如是然生不能庇其軀捨江水不飲而遠懸斛中以自取禍何也

李氏虎首

乾道五年八月衡湘間寓居趙生妻李氏苦頭風痛不可忍呻呼十餘日婢妾侍疾忽聞咆哮聲甚厲驚視之首已化爲虎急報趙至問其由己不能言兒女圍繞拊之但含淚捫幼子若憐惜狀與飲食略不經目與生肉則攫取而食六

七日後稍擲在旁兒女如欲啖食自是人莫敢近趙昇置空室扃其戶日飼以生肉數斤邀其友樊三官來告之故欲除之樊曰不可李爲人無狀眾所共知上天以此示警若輒去之殃咎必至盍與之焚章告天使得業盡而死亦善事也趙如其言命道士作靈寶度人醮數筵李方絕命生時凶戾很妬不孝翁姑暴其親鄰趙生不敢校及是無人憐之者

右十事皆梅師忠說

不論其

張克公尙書夫人劉氏生三子皆不育其狀甚異一無舌一陰囊有腎十枚張公竟無子劉夫人御婢妾少恩每瞋恚輒閉諸空室不與食晚年不能飲啖十日共食米一升銷瘦骨立乃卒人以爲業報云劉氏子外姑之姊也

葉克已

方城縣鄉民閻四老得疾已亟忽語其子曰我且爲驢試視我打馱卽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真與驢等又曰可剉細草和蒸豆來我欲飽

丁志十三

十

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據盆大嚼略無遺餘食畢復臥少頃氣絕閻平生蓋在鄉里作牙儈者

葉克已

壽昌葉克已年十歲時從其父大夫將居揚州

病赤目繼以血利久之大小便皆結塞遇一僧曰是服藥茹毒元藏已壞今當取而下之卽出外旋剉治藥十兩許攜入漬以酒使服預戒其家具浴盆以俟少焉腸胃痛徹亟踞盆有物墜於內乃腐腸也長丈許如是者再氣息僅屬父

兄謂必死至晚忽呻呼索粥旦而履地一豕驚異之俄大疽發于陰尻間穿七竅糞溺自其中出臭汚不堪聞僧曰此非俗人家所能供視當隨吾以歸既而不勝其煩復以還葉氏蓋又十年從其兄行已寓蘭溪有道人過而語之曰汝抱疾甚異吾能識之但飲我酒明日爲汝治一錢不汝索也卽取酒二升與飲喜曰良醞也所釀幾何曰五斗戒使悉留之乃去明日果來燒通赤火箸刺入尾間六七寸晏然如不覺繼以

冷箸塗藥隨傅之數反又燒鐵劊烙疽上皮皆焦落然後摻藥填六竅而存其一曰不可窒此窒則死兄在旁不忍視掩袂而起財兩夕瘡痂盡脫所烙處肉已平六竅皆盈實腹內別生木腸自是與常人亡異飲啖倍於他日而所下糞全似雞遂娶妻生子年過五十疽復發於臍下洞腹乃死凡無腸而活者四十二年世間無此病也二醫疑皆異人云問葉氏竅糞溺自其中

臨安民因病傷寒而舌出過寸無能治者但以
筆管通粥飲入口每日坐于門某道人見之咨
笑曰吾能療此頃刻間事耳奈藥材不可得何
民家人聞而請曰苟有錢可得當竭力訪之不
肯告而去明日又言之會中貴人罷直歸下馬
觀病者道人適至其言如初中貴固問所須乃
梅花片腦也笑曰此不難致即遣僕馳取以付
之道人屑爲未搯舌上隨手而縮凡用二錢病

立愈

右二事葉行
己孝恭說

丁志十三

十一

雞頭人

徐吉卿侍郎

嘉

居衢州之北三十里乾道六年

間白晝有物立於墻下人身雞頭長可一丈侍
妾出見之驚仆即死健僕或持瓦石揮擊若無
所覺良久乃沒徐之次子官于秀州數日後聞
其訃正此怪見之日而徐公壽考康甯固未艾
怪不能爲之祟也

徐公宗
人說

自余藥林不取醫

夷堅丁志卷第十三 舌出過寸無能治者但以

